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詩歌原理

汪靜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詩歌原

著之靜汪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RINCIPLES OF POETRY

By

WANG TSING CHIH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詩歌原理

目次

第一章 藝術的由來·····	一
第二章 何謂詩歌·····	一一
第三章 詩歌裏的情感·····	二二
第四章 詩歌裏的想像·····	三八
第五章 思想與形式·····	四八

詩歌原理

第一章 藝術的由來

藝術的由來，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是把原始社會的藝術，歸納起來爲研究，一方面是從心理學方面，研究藝術的衝動。但隨便從那一方面研究的結果，其根本的動機，總歸是一樣的，都不外求樂與慰苦，而這求樂與慰苦，又是二而一而二的，求樂卽所以慰苦，慰苦亦無非是求樂。

從心理學研究出來的藝術衝動，有表現自己本能說，模仿自然本能說等，而康德（Kant）與許雷（Schiller）卻倡遊戲本能說，前二者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遊戲本能說卻更能包括，我以爲表現自己模仿自然，也可說是一種遊戲。這些名目儘管不同，卻都合於求樂與慰苦的根本主因，逃不出這求樂與慰苦的範圍。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說過：『人自幼時便自曉得模仿，由模仿而

得一種快感。』

康德許雷兩人以爲一個人只有在遊戲的時候，纔可算一個完全的人，他的本性纔可以完全表現出來。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看小孩子遊戲的時候，的確是極天真的，的確是全個地表出他的本性。我們長大了的人，只有藝術家只有詩人和小孩子遊戲的時候一樣，是一個完全的人，他全個的人格，可以極真實極不虛偽地，不爲名利地表現出來。所以詩人便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便是成人的兒童，反之，一切小孩子都可說是廣義的詩人。我們且看雪萊（Shelley）的雲鳥曲罷，他做這首詩的時候，不是和小孩子遊戲的時候的心境一樣麼？他那里是在做詩？他實實在在是弄着筆頭遊戲。小孩子看見自然界的東西，便模仿着動作起來，喊叫起來；雪萊聽了雲鳥的聲音，受了非常的感動，覺得說不出的有興趣，他便讚美雲雀的聲音，崇拜雲雀的聲音；他說這聲音是『燦雨落虹霓』，他說這聲音『宛如一詩人』，他說這聲音『宛如一閨秀』，他說這聲音『又如玫瑰花』，他把這聲音比擬了幾十樣東西。他還和雲鳥問答，和雲鳥開玩笑，向雲鳥請願懇求，他又跳進雲鳥的聲音裏去，洗了個音樂的澡。他不僅和雲鳥遊戲而已，他和一切都遊戲，這個宇宙便是他藏

玩物的匣子。他和西風賽跑，他和歡樂的精靈攀談，怨歡樂的精靈，罵歡樂的精靈，他把太陽當球踢，他把曉霞當馬騎，他在暮雲上翻筋斗，他和星辰捉迷藏，他和溫靜的月亮親吻，他又這樣頑皮吵得雷公吼叫起來。

再從藝術發生學的研究來看，便更有趣味了。原來藝術和宗教同源，藝術品和宗教上的祭儀是孿生的姊妹。原始的人類因為旱災，水災，風災而祈禱，而讚歎，而感謝，和這一樣，小孩子因為饑餓寒冷而向母親哭着要乳吃，要衣穿；詩人因為人間苦，世界苦而哀歌，而詛咒。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說無論那一個詩人的詩歌都是廣義的祈禱。

從心理學的見地看，從藝術發生學的見地看，遊戲衝動，宗教祭儀兩個結論並不衝突，實是相反而相成。遊戲與祈禱，都是爲了求樂與慰苦，沒有求樂與慰苦這個根本動因，便無遊戲與祈禱。原人是人類的兒童，小孩子是原始人類的模型，他們雖然無識無知，但人類求樂與慰苦這個心底裏的根本的慾望，他們不管賢愚不肖早就感着了。弗郎士 (Anatole France) 說：人類的歷史，可以『活，苦，死』三個字道盡，此語極有深長的意味。我們人類的祖先便已向天祈禱，祈禱了數十萬年，

到了我們現在仍舊溺在困苦裏，不得超升。嬰兒從母胎裏一落地，馬上便感得不適意而啼泣起來，一直啼泣到老，一直啼泣到墳墓，依然在哀愁裏掙扎，不能滿意。苦惱悲哀，是宇宙永久的核心，所以詩人的祈禱是永遠不斷，終古不絕，非到人類消滅的時候，詩人不息他的祈禱。上帝也因為煩悶悲苦，纔創造出這個世界來驅遣他的煩悶苦惱，而他的煩悶苦惱也是永遠的，所以各個太陽系各個星球的創造，也將無已時。

人類的慾望是無限的，永遠沒有滿足如願的時候，因為永不能滿足如願，所以生活就可說是等於苦惱。然而誰都不願如此苦惱着，無論如何，都要努力設法去尋求快樂與安慰來醫治這個生的苦惱。從混沌初開到世界末日，從太平洋到大西洋，沒有一個人不在尋求着。雖然各人尋求的方法不同，尋求的方向不同，但尋求的究竟目的是一樣的。墨翟的磨頂放踵，楊朱的不拔一毛，孔丘的周遊列國，耶穌的傳道，伊壁鳩魯 (Epicurus) 的美食，以及李白，峨默伽亞謨 (Omar Khayyām) 的縱酒，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耽美，那一個不是在尋求快樂與安慰？至於頽廢派鼻祖的波特萊爾 (Baudelaire)，以萬有爲妄，一切爲幻的釋迦牟尼，從外表看來，似乎是和尋求快樂與安慰相

反的，但其實不然。波特萊爾和釋迦牟尼何嘗不愛人生？何嘗不愛幸福？他們實在比我們更愛得厲害！更愛得猛烈！愛得更堅固！愛得更深切！但因為他們尋求所得的只有苦惱悲哀，並無快樂與安慰，所以他們一個便沈醉在醜與惡裏，想在醜惡裏得一種新奇的官能刺激來享樂；一個便斷絕了慾望，停止了尋求，而避世出家。（其實他的尋求也並未停止，避世出家非尋求而何？）釋迦是跳出苦海，逃避苦海，波特萊爾是索性在苦海裏游泳，沉到苦海的最深處。還有說『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的莊子，皮相地看起來，他既這樣達觀，以爲無死無生，當然也無苦無樂了，然而不對。試問他爲什麼要達觀？他不是死，生苦，樂這問題上十分地苦悶過煩惱過，而後纔想出這個一死生，齊萬物的聰明答案來自己解嘲麼？他是絕頂聰明的人，然而他被他的聰明騙了。王羲之譏他說：『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總之，他這樣達觀也和常人無別，無非是尋求快樂與慰安的另一法。還有生的慾望極大的屈原，因爲憤世疾俗，悲天憫人，而葬身魚腹，完全了結生命的自身，這不是更強烈地尋求快樂與安慰的又一花樣麼？

現在的社會，一切橫暴的軍閥，如狼的資本家，因襲的道德，習俗的謬見，無理的法律制度，饑餓

的恐慌，種種腳鐐手靠把我們鎖着，種種的牢獄把我們囚着，處處壓制我們的尋求，處處和我們的慾望衝突。我們人類的苦惱，現在是到了最高點了，但是我們放眼一看，大多數的人都被傳統的舊思想束縛着，被因襲的舊道德羈絆着，他們情願向如狼的資本家叩頭，情願被橫暴的軍閥踐踏，情願做一切治人者的牛馬奴隸。這些人都不覺得自己的悲苦，這些人都是庸俗之至可憐到頂的蠢物！然而詩人卻不然，他不顧名利，不怕威權，他要脫去一切的強制壓迫，脫去一切的囚牢鎖鍊，他要自由地呻吟，號啼，咆哮，嗟歎，咒詛，發洩出他的悲哀苦悶。這叫出的一聲聲便是詩歌。

除了自然律的無限的威力的壓制和社會上種種壓制以外，我們心裏還有一種自己壓制的壓制，這真是不幸中之不幸。我們人類的靈魂裏的慾望是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的，這一個望慾生出來，馬上又有別一個慾望來壓抑牠，要把牠打倒；但是那個爬起的慾望，又不甘心被另一個慾望壓制打倒，要把牠推翻。於是兩個慾望，便戰鬪起來，廝殺起來，這種戰爭非四年的歐洲戰爭可比，這種戰鬪是永久的，自從開天闢地有人類以來，這種戰鬪沒有停戰過。上帝是最愛和人類惡作劇的，他給了我們外界的許多苦楚，還要給我們自己心靈裏矛盾的苦楚。我們心靈裏這不斷的戰爭的各

方的將帥是誰呢？那些無名的小卒小嘍囉且不提他，最主要的幾員大將便是：靈和肉，神性和惡魔性，人性和獸性，個人主義和利他主義。這些英雄健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彼此又都是好敵手，雖然有時小勝小敗，但就大體說來，卻始終未分勝負，我們很希望他們兩方停戰。一停戰社會上許多問題即刻便解決了，也不必提倡社會主義，也不必攻擊資本主義了，因為社會上一切戰鬪一切糾紛的源泉，便是這心靈裏的戰鬪。有許多人居間調停，勸他們議和休戰，勸他們解除武裝，埋掩戰壕，但他們不聽，只顧你一刀我一鎗地酣戰不息。他們真耐戰！

我們舉托爾斯泰 (Tolstoy) 和王爾德做例子來看看，便知他們兩人心靈裏的戰爭是怎樣勝負無常了。托爾斯泰的著作都以犧牲博愛為宗旨，而他的長篇復活 (Resurrection) 敘一青年棄其所有的田產贈與農奴，跟隨一個流徙的妓女到西伯利亞去，要完全犧牲他自己去救這個妓女，這一篇更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托爾斯泰的行為方面，卻不能盡與他的主張相符。他雖廢肉食，但他每餐數十碟的極鮮美的素菜，卻比人家很講究的葷菜還要多費幾倍錢。他又再四再三地墮落嫖娼，雖則他也曾經再四再三地懺悔。因此有人說他是虛偽的矯揉造作的，但我以為他一點也不

虛假，他是最真實的，當他執筆爲文宣傳博愛的時候，他的靈和神性正得勝利；當他墮落的時候，他的肉和惡魔性又反攻而追逐靈與神性了。王爾德倡唯美主義，只顧自己享樂，他的戲劇沙樂美裏的女主人公因爲得不到所歡的男子的愛，便要了他的頭，把他血淋淋的頭拿來親吻。他的散文詩傳道者表現他的個人主義更明顯，這詩說一個美少年常在水池邊照他自己的影，後來他死了，那池子裏的水都變成眼淚。山林的神女們看見水池子這樣悲傷，都來安慰牠，但牠卻說牠並不悲傷。那美少年，牠悲傷的是從前那美少年站在池邊照影的時候，牠可以從那少年的眼珠裏照見她自己的美，現在牠無從照見牠自己的美了。但王爾德又有爲了別人，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的安樂王子那樣和他的主義迥乎不同的異趣的著作。這也不足怪，因爲他著沙樂美的時候，是他的肉與惡魔性佔上鋒，他著安樂王子的時候，他的肉與惡魔性敗北了。托爾斯泰與王爾德是誠實地表現出他們的真性靈的作者，因爲他們心裏的爭鬪時勝時負，所以他們時而這樣，時而那樣。

我們一個人的慾望，受了自然法則的壓制，社會的壓制，自己壓制，這三國聯軍的壓制，那慾望就不能自由伸展，因而生出了悲哀苦惱，詩人要解除這悲哀苦惱，便把這悲哀苦惱叫了出來。一叫

了出來，便可得到創造的愉悅暢快，和母親生了小孩一樣的愉快，又和悵鬱憂悶的人痛哭一場之後，便可以輕鬆一些舒服一些一樣。

爲什麼詩人叫出了他的悲哀苦惱，便可得到愉悅暢快呢？這個要用福路德的心理學來說明。他說歇斯底里病的人，是因爲病人從前無意之間曾有過一個極猛烈的性慾的慾望，但這慾望馬上被他自己壓倒了，雖然壓倒卻並未除根，依然潛藏在隱意識裏。這被壓着的躲匿在隱意識裏的慾望，常常在作怪，想要翻身，而病人自己卻全然不知道有這一回事，因此便成了歇斯底里症。醫治這種病人，只要尋着他的傷疤，讓藏匿在隱意識裏的慾望發洩出來，使病人知道自己曾經有過這麼一個慾望，那病便痊癒了。

我們平常沒有病的人心裏，每一個慾望，都受三國（自然，社會，自己）聯軍的壓制，由壓制而生悲哀苦惱，這悲哀苦惱，便是與生俱來的無論誰人都有的最普遍的人類病。醫治這種病和醫治歇斯底里病一樣，只要把人類心底裏的悲哀苦惱宣布出來，發洩出來便好了。但因爲這是人類的通病，所以別人看了詩人的作品就好像吃了一劑藥，也能够醫好他的病。這便是亞里士多德所說

的淨化作用，能淨化潛匿鬱積在人們心底裏的悲哀苦惱。因此，我們可說詩人是安慰人類的地上的天使，又可說是施診天下的醫生。

但是有些詩人唱出的是愉樂歡悅，不和上面說的衝突麼？其實並不衝突，這是一樣的，動機都是求樂與慰苦，不過各有各的療法，各有各的藥方。在悲哀苦惱裏唱愉悅歡樂的詩的詩人，和受寒冷的人夢見狐皮貂裘，饑餓透的人夢見山珍海味，孤獨的單身漢夢見美豔的天仙小姐，落第的窮書生夢見登科高中，都是一樣的。忘了在什麼心理學的書上見到一個例子：有一個人無意之間，愛上一個女子，自己也不知道，當然也沒有得到這個女子，然而他於夢中得到了，他夢見去採一個鮮紅嫩美的蘋果。這蘋果是那女郎變化出來的，便是那女郎的替身的代表。這種例是很多的，桃花源記不是陶淵明的夢麼？鏡花緣裏那些多才多藝的女子，和君子國，女兒國等不是李汝珍的夢麼？說到這裏又可以說一句『詩者，夢也』了。藝術家做這樣愉悅歡樂的夢，完全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意味，而其效果和發洩出悲哀苦惱的淨化作用是一樣的。

好了，趕快把這一章結束罷。我再說一句，我們隨便從那一方面研究起來，藝術的由來，都逃不出求樂與慰苦，換一句話說，求樂與慰苦，乃是世界上所以有藝術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何謂詩歌

要知道什麼的詩歌，當從各方面比較比較，而後纔更能明瞭。現在先把詩人與一切科學家比較一下，看他們有什麼相異之處。

詩人與科學家的分別，在對物的態度之不同：詩人用的是主觀的態度，科學家用的是客觀的態度；詩人對於一切事物所發生的感想是苦與樂，悲與喜；科學家對於一切事物所發生的感想是與非，對與不對。詩人苦樂悲喜的感覺特別銳敏，科學家是非的感覺特別銳敏。譬如歌德有一次見了一幅羊的畫圖，他便說他見了那些牲畜的懦弱悲鳴的樣子常使他發出同情心，使他難堪，似乎他要變成羊兒了，似乎那畫羊的人簡直已經化成羊了。我們試想，假使科學家看了這幅羊將怎樣呢？他決不會覺得他自己恍惚變成羊，他只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人，羊是羊。他與羊決不發生關係，決不連絡，他與羊是各管各的。他看不出這羊兒的懦弱可憐的樣子，他所注意的是：這是哺乳動

物，這是反芻動物，是綿羊或是山羊，毛是可以用的，肉是可以吃的，產於何地者最佳，等等。這兩種看法，是全然相反的，詩人是感情地看，科學家是理知地看，又可說詩人戴的是感情的眼鏡，科學家戴的是理知的眼鏡。

詩人與科學家的態度的分別很要緊，我們不妨再舉一例：一個醫生看見一個生肺結核病的女人，便聽伊的呼吸，敲伊胸部的骨頭，觀察伊的面色，化驗伊的痰唾，看伊是不是天生的肺病質，頸項細長否，胸部狹窄否。又診斷伊的病已到了第幾期，還有救藥否。又研究當如何調養，當服什麼藥劑，這種態度便是非詩人的態度，科學家的態度。反之，不去細察伊的症狀，不去考究伊的病因，只想着伊從前是如何年青，現在是這樣憔悴了，好像花樣萎，葉樣枯了。只想着伊豐潤的臉兒已經消瘦了，可餐的秀色已經偷遁了，鮮紅的嘴唇已經退色了，斌媚的秋波已變成藏淚的池子了。又想着伊的美麗將要完全逝去，永遠不能復回，這世界上永遠再沒有這樣美的人了。這樣一想，便悲傷起來，哀悼起來，感歎天地間竟有如此悲慘的事，命運是如何的惡毒，人生是如何的可哀。以這樣的態度對待生肺病的少婦便是詩人的態度。這兩種態度的相差，是何等厲害，科學家是那樣的鐵石心腸，

不動聲色；詩人是這樣的發顛發瘋，不勝悲痛。詩人與科學家的分別就在這一點。詩人與科學家對着同樣的一個對象，因態度的不同而所得的結果亦異。醫生把他診察的症狀寫出來，加一番研究，便是一篇科學的文字；詩人把他所感的情感寫下來，加一番潤色，便是一首詩歌。

知道了詩人與科學家的分別，再來看詩與科學的分別便更明顯了。詩與科學第一個不同是詩是創造的，科學是解釋的，論證的，歸納的，分析的。詩人能够無中生有，空中樓閣地心營意造，科學家只就宇宙內固有的事物，加以探求研究。詩人能够產生，科學家不能够產生。詩人是能够懷孕生子的母親，科學家是只能教養的保母，和不能懷孕的太監。詩人是想像的宇宙的創造主，科學家只是一個管理人。因此，柏拉圖說詩人做詩時的衝動是神所鼓動的，而雪萊在他的詩的辯護裏也說做詩與推理有別，推理可依着意志的決定而行使，做詩卻不受自己的意志的指揮支配。由此看來，我們更可證明詩人乃由他的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而做詩，而他的詩是創造的。

詩歌與科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分別，科學乃是理知的兒子，詩歌乃是感情的女兒。科學給人的是知識，詩給人的不是知識，只是喚起作用。科學的目的是判決或傳達事實，詩歌的目的是刺激